

成人童话
于 佳

前言 绝非童话

挺喜欢一位台湾的言情小说作家，因为她在作品中表现的爱情观与我的爱情原则颇有些相似，因为她笔下女主角那种干练、理性的生存方式，因为她小说里曾写过的马友友大提琴曲、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我的最爱，也因为这位作家和我有着相似的工作。

其实她的作品我看得不多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部：《出走》、《出轨》和《颠覆》。我更偏爱《出走》，一段不算光明磊落得来的感情在婚姻面前虚弱地呻吟，爱情出走却换来了更为真实的婚姻，我喜欢女主角在新婚后的独白，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很踏实的那种感觉。

至于那部《出轨》，我一直没有看。它就储存在电脑里一个名为“经典”的文件夹里，我从蝥蝥口中知道整个故事大概，在无数网评里看过读者对它的讨论，也从作家的后序里看过她对这部作品的深刻认识，可我始终没有勇气看完它。

有些读者说：“别把文写得那么现实、深刻，读言情本

来就是为了消遣，读得人累心也累干吗？’

是啊！我没看这部《出轨》就是怕累了心，然而在现实面前我们又屡屡为心所累。所以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《成人童话》。

都说婚姻里的出轨分为三种：一种是身体出轨，一种是心灵出轨，还有是身心皆出轨。第三种自是不必说，第一种有的夫妻间或者还有待商榷，最麻烦的是第二种面对心灵的出轨，是走出婚姻，还是留守围城，这也仍有选择。

有人说感情世界里最可怕的是隐形杀手，感觉得出两个人之间感情正在悄悄起着变化，却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；知道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改变你们的感情，却找不到第三者。

曾经的天荒地老、海枯石烂落得如此下场，你会如何？书中的主角又会如何？

在看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告诉所有读者，它绝不是一个童话故事，它和《出轨》一样，它的残忍不是那种“虐文”，也非传统的“你追我，我爱他，他又爱着她”的多角恋情。它的刀锋在于那种没有任何人做错任何事，可每个人却又因为对方而受着伤。

我连恨都做不到——这才是最大的伤害吧！

友情提示：如果你未成年，如果你对爱情充满幻想，如果你喜欢纯纯的柏拉图式爱情，如果你本来就恐惧结婚，如果你正徘徊在爱与被爱之间，如果你和男友已经恋爱多年却迟迟无法走进婚姻之门，如果你在爱情的路上已经麻

木……请放弃阅读此书，它只会让你坚定思想做个永远的单身贵族。若因此书毁了你对爱情、婚姻的所有想象，我概不负责，因为——

《成人童话》绝非童话！

楔 子

“栾义问！栾义问！”

刘静薇冲到门前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她拧着眉望着他，眼里充满哀求，“你……你真的要去参加她的婚礼？”

栾义问没说话，坐在一旁的脚凳上系着鞋带，他很用力地收紧两根鞋带，没有多余的时间看她一眼。

她最怕的就是他这副样子，低着头沉默不语，根本看不出他半点心思。刘静薇半蹲下身子，想要更靠近他，“你……你不能不去吗？”

“去！为什么不去？”他站起身，从西装内置口袋里拿出那张大红喜帖，“人家送了喜帖来，我得送份贺礼去。”

“她也只是做个样子给你送张喜帖，你可以不去的，反正……反正他们也不是真的想看见你。”刘静薇倏地住了口，因为栾义问蓦然呆滞的眼神。

这段时间，他最常露出的就是这种表情，好像忽然之间时间停了，地球不再转动，所有的一切全都停滞不前，他无所适从，她亦不知所措。

原先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刚认识那会儿，他总是扬着温和的笑容和她谈天说地。现在他的沉默远多于微

笑,即便看着他的眼睛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不!也不是!刘静薇在心中默默地摇头,他在想什么她一直知道,只是不敢承认。

好不容易有机会留在他身边,她不想轻易认输,她不断告诉自己:时间能抹平一切。只要让她留在他身边,只要给她时间,她完全可以在他心中占据最重要的那个位置。

只是,等到那一天,他的心里是不是依然装着另一个女人呢?

她可以否定吗?

可总要赌一把吧!人活一世,草木一春,不是该对自己好一点吗?

“栾义问!栾义问,你听我说!”她抓住他的肩膀,逼迫他正视她的目光。

他照她希望的样子做了。

刘静薇拼了性命为自己争取时间,“别去参加她的婚礼了,现场有很多熟人,你想想,大家碰到一起多尴尬啊!万一问起你和她的事,你怎么解释?别去了好不好?”

他犹豫地看了看她又瞧了瞧手里的大红喜帖,没做声。

刘静薇并不因此气馁,他没有拒绝她的提议至少说明她还有希望。牵着他的手,她努力发挥平日甜美的笑容,她要告诉他:这一天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,“我们不是约好了今天去图书城吗?你上次很想买的那本《国家地理杂

志》应该已经出来了,我们去看看吧!走!咱们现在就走!”

她必须让他放弃参加婚礼的念头,因为她不知道,他这一去还会不会再回到她的身边。或许,他从来都没有留在她的身旁,一直都是她死巴着他不肯撒手。

刘静薇的手没有握住栾义问,他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,重新退回到门廊那里,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然后蹲下身来。

他是要擦皮鞋吗?刘静薇忙找起皮鞋擦来,“我来帮你……”

他手里的纸巾没有擦皮鞋,而是擦起了地板上的脚印。刚刚她急着拽他进屋,他的鞋印弄脏了地板,他想用纸巾把地板重新擦干净。

他……他这是干吗?

“夜紫不喜欢地板被踩得脏兮兮,每次我不注意弄脏了地板都会被她数落好久。她很啰嗦的,你不知道,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念叨我半天,有时候我真怀疑她到底是我妈还是我老婆……”

他蓦地住了口,握着纸巾的手松开,重又拧紧了口袋里的那张大红喜帖。这一次谁也无法挡住他,连刘静薇也不行,他冲出了家门,在上车之前他最后一次看了一眼那张大红喜帖——

写这张喜帖的人真的很大意,连新郎的名字都写错了。本该是宾客的“栾义问”三个字竟写在了新郎的空格

里 ,好在发现得及时 ,他的名字被两条黑线杠去了 ,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新郎官——“乔木”。

从新郎到宾客 ,只用了两条并不特别的黑线 ,而原先印在新郎空格里的“栾义问”和新娘“宁夜紫”却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伤痛和挣扎……

1

“宁小姐，有你的快件。”

小卫秘书将快件递进来的时候，宁夜紫正在跟乔木等人为手上的一个 Case 做预案。忙了一个上午，大家都有些累了，趁着宁夜紫收快件的时间去茶水间为自己弄点喝的，办公室里一下子就剩下宁夜紫和乔木两人。

公司起步阶段，办公条件紧张，他们俩还曾合用过一间办公室。也没把他当成外人，宁夜紫当着他的面打开了快件——是一把钥匙。

“没想到你们家栾义问还挺浪漫的，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还寄把钥匙给你，让你打开他爱的心扉。”乔木咧着嘴角取笑起她来，手里端的咖啡紧跟着送到了嘴边，他低下的头成功掩饰了此时此刻他脸上的讪笑。

宁夜紫看了看和钥匙一同送来的一份文件，打消了乔木的猜测，“栾义问哪有这等情调？我们买的期房下来了，这是钥匙。”

“房子才下来？你们不是买了好几年了吗？”乔木还以为他们买的房子早就装潢成了新房。

说到这件事宁夜紫就怪自己考虑不周，“当初买房的时候只考虑到那儿的环境、设计、户型、管理都不错，没考虑其他。没注意这房子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交房，所以才拖到现在。”据说国家已经出台政策，推出现房销售规定。要是早几年推出这项规定，套用老话：说不定她和栾义问的孩子都能满街打酱油了。

“要不然你和你们家栾义问早就该结婚了。”乔木每次提到栾义问的时候总喜欢在前面加上“你们家”以强调宁夜紫和栾义问之间的关系。

她倒是没在意这一点，现在她的全副心思都放在房子上，结婚计划已经因为这套房子一拖再拖，不能再推迟了。她急忙给栾义问打电话，“义问，在忙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电话那头的栾义问停下手里的计划书，尽量将精力集中到她的声音里——每次她打电话开头一句总是问他忙不忙，七年了！

每次她打电话问他忙不忙，他总是回答还好，都七年了！宁夜紫在心中暗嗔：他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比如：我正在想你；又或者，反问她“你忙不忙？”这么久了都没起过变化，她到底还在期待些什么？赶紧转入正题吧！

“是这样的……房子下来了，钥匙就在我手中，我想尽快装修，你今天下班有时间吗？我们去验收房屋。”

她可以听见电话那头翻动行动记事本的“刷刷”声，稍后便有了答复，要让她失望了。

“今天恐怕不行，有一个项目要和德国人合作，今天下

班以后老板请他们吃饭 ,我奉命作陪。”刚交代完今晚的安排 ,栾义问忽然又想起什么 ,赶紧做补充 ,“老板要我接管这个项目 ,今晚的应酬我不能不去。”

他的解释全在宁夜紫的意料之中 ,两个人同居以后她给他订下一条规矩 ,除非推托不了的应酬否则下班后要尽快回家做一个居家好男人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,栾义问推托不了的应酬越来越多 ,她已懒得追究 ,也懒得吵架 !

“那行 ! 再找时间吧 !”在结束通话前 ,宁夜紫不忘提醒男友 ,“少喝点酒 ,你胃不好。”

“哦 ! 好。”他答应着挂了电话 ,继续忙着手中的计划书 ,反正每次跟夜紫说要出去应酬她都会嘱咐他少喝酒 ,她不张嘴 ,他都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
他们谈了七年恋爱 ,同居了五年啊 !

挂上电话 ,宁夜紫向自己的首席徒弟金天晴招了招手 ,“天晴 ,给我一杯水。”口有点渴 ,虽然她说的话并不算多。

“师父 ,凉水一杯 ,绝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。”金天晴就像挂在窗台边的晴天娃娃 ,永远扬着一张笑脸。

“谢谢。”满满一杯凉水灌下去 ,宁夜紫总算有口水再说话了 ,抬头便对着乔木发问 ,“晚上有时间吗 ?”

“你知道 ,我总是随传随到。”跟她共事这五年来 ,乔木一直如此。似乎对于她的请求 ,他压根不懂得拒绝。

于是 ,她理所当然地将他拉到自己身旁 ,“晚上陪我去看房子 ,我请你吃饭。”

就这么定了！



宁夜紫回到她和栾义问同居的家中时，她的同居男友已然坐在书桌旁啃一本大部头的《商战典术》。

这是他每晚必做的功课，在宁夜紫的记忆里，他似乎从未和她一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也难怪，在他的思维逻辑里看电视的时间和人的智商成反比。也因为他的这句话，每晚回到家中，她更多的时间用在了电脑前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对着电脑发呆也比被人说成智力下降强啊！

不过今晚不同，他们有了一个新话题可以共同探讨。趴在他的肩膀上，她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坐在他的腿上，并成功夺下了她的情敌——那本大部头书。

“我今天去看了房子，其他都挺不错，就是用于做书房的那间偏小了点，我想将那堵墙打掉，在书房跟客厅间装上一道拉门，这样平时就能把拉门打开，无论是采光还是视觉效果上看起来都会好一些——你说呢？”

栾义问尚未看到那套房子，哪弄得清她说的哪儿跟哪儿，闭上眼休息一会儿，他有点累了，“随便，你看着办吧！你喜欢就好。”

为什么她喜欢就好？“这是我们俩结婚用的房子，我当然得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

从爱上宁夜紫的那天起 ,他就知道他爱上的这个女人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。他们相处这些年来 ,大多事情都是由她做主 ,包括买下这套用于结婚的房子。他对她的这种个性没有任何埋怨 ,反正他也习惯了 ,不用操心不就等于省心嘛 !

宁夜紫当然了解自己的个性 ,其实很多事情她都想和栾义问商量后再作决定 ,无奈每每问到他的意见 ,他总是要她做主 ,弄得她烦躁得很 ,难道他不知道吗 ?这套房子是结婚用的新房 ,是他们两个人以后的家——难道结婚这种事也能由她一个人全程包办吗 ?

算了 !吵架伤感情 ,她不想为了这种无聊的个性问题起纷争 ,反正吵架对解决个性矛盾也无任何见效。她的目光逃脱他的脸 ,转向其他地方 ,很快就在桌面上发现了一样新玩意 ,那是某人的名片。

“刘静薇 ? 德语翻译 ? 你新项目的合作伙伴 ?”

“她是德方的翻译 ,今晚一起吃饭的时候认识的。”栾义问将名片从她手里夺回放到了名片夹里 ,推她离开自己的大腿 ,“你去洗澡吧 !忙了一天 ,不累吗 ?”

她不累 ,只是不知道 ,面对她 ,他是不是已经疲惫了。算了 ,就听他的话先去洗澡吧 !她总觉得自己身上沾着乔木的烟味 ,不知道栾义问发现没有。

有时候 ,她变态地想将乔木的烟味带到栾义问的势力范围 ,要他发现她的身上沾染着别的男人的味道 ,她甚至

期盼看到他追问她的样子 ,可……没有 ,她始终没有机会看到他吃醋。

还是乖乖洗澡吧 !

在她走进浴室和走出浴室的空档间 ,栾义问已经放下书躺在双人床上了 ,待到她钻到他的身旁 ,他早已合上双眸。

她却知道 ,他没有睡着。关了灯 ,她紧贴着他的背睡下 ,他向床边挪了挪 ,给她留出更大的地盘。

这是一种无语的拒绝 ,她知道今晚他并不打算抱她。五年的同居生活 ,她对他细小无言的举动了如指掌。

“义问 ,”宁夜紫交叉的双手垫着自己后脑 ,她睡不着 ,“你……想娶我吗 ?”

这么晚了 ,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 ?“当然了 ,咱们谈了七年恋爱 ,住在一起都五年了 ,不想娶你 ,我这是在干吗 ?你以为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,玩玩就算了吗 ?”他的语气好像在说“你的问题真无聊” ,说这话时他依然没有睁开眼睛。

负责 ?又是负责 !

在夜色里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,宁夜紫想找到这个家中属于她的那块地盘 ,可她找不到 ,“就像你说的 ,我们在一起都七年了 ,可你从来没有向我求婚。”

他觉得委屈 ,“咱们买的是期房 ,我不是一直在等房子下来嘛 !”

现在房子已经下来了 ,他就准备求婚了吗 ?宁夜紫不

敢问 ,因为她不想要的答案早就摆在心中。

七年 ,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,长得彼此都成为对方身体的一部分。爱情生活里的激情、浪漫、火热 ,甚至是伤害、折磨、神秘都被时间打磨得近乎察觉不到。

没有人会向自己求婚 ,这就是他们的现状。

这悲哀的现状让宁夜紫感到不满 ,却又不想争吵。还是同样的道理 ,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,长得连吵架都懒得动嘴。

就这样过下去吧 ! 等结婚以后 ,一切都会好的——宁夜紫安慰着自己。

“义问 ,房子装修的事 ,你来管 ,好吗 ?”

“家里的事不都是由你做主嘛 !”栾义问困得睁不开眼睛 ,打了个哈欠 ,他翻过身准备进入梦乡 ,“你去找装修公司吧 ! 要是我弄 ,万一你不满意又得重来。”反正他们俩的事到最后都得听她的 ,他都习惯点头同意了。

可这一回不同以往 ,这是他们的新房啊 ! 总该由他这个新郎官操心吧 !

“要不这样吧 ! 明天工作结束以后 ,我等你电话 ,咱们一起去找装修公司出设计效果图 ,咱俩的家咱俩共同决定 ,你说好不好 ?”宁夜紫紧挨着他的耳畔同他说着话 ,细语呢喃中却是对新婚之家的期盼——

“我希望把咱们的家装修成古典型的 ,我可不是为了附庸风雅 ,古典装修一般让整个家的色调看起来比较浓重。你这个懒鬼 ,成天懒得打扫卫生 ,只有这样的家居风

格才能让家里不显脏。我想买个液晶电视放在客厅,薄薄地看起来好舒服,电视柜要安放一些CD柜,你买了那么多CD,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进去。才不要像现在这个家呢!成天乱七八糟的。对了,义问,我想要一个单独的书房,一个人静静地设计……”

闭上眼睛,她几乎看见了她梦寐以求的他俩的家。

“虽然我喜欢安静,不过,不管任何时候我都欢迎你去打扰我。你要抱我……”

“呼——”

她的微笑被他的呼声打断,枕边的那个男人早已先她一步进入梦乡,她没有发现,她梦想中的家没有男主人。



总算提前结束工作了,栾义问关上电脑,赶紧给宁夜紫打电话。

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,从早上起床以后一直拉长着脸,他记得昨晚入睡之前他们还好好的,他没惹她生气啊!总不会是半夜他说梦话,得罪她了吧?

为了哄她,还是早点去家装公司门口等着她吧!

“夜紫,我工作结束了,这就去家装公司,我在那儿等着你。”

看在他这么积极主动的分上,宁夜紫的火气消了大半,但她还是不懂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在她为他们的未

来做构想的时候，却打起呼噜来的男人。算了，都爱了七年了，现在问原因好像有点迟。

“我马上就过去，你先去吧！我已经预约了黄经理，你先进去找他。”

都已经预约好了，你去定设计方案不就完了嘛！非拽着我充数——栾义问咕啾着结束通话，这才发现手机电量不足了。反正很快就见面了，他也没多想，关上手机这就准备离开公司，转头就瞧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

“刘小姐，你怎么这时候来公司？”

刘静薇笑着扬起手上的一个包裹，“我送这个给你。”

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栾义问粗手粗脚地拆开包裹，顿时傻了眼，“你……你怎么会有这个的？”

这是一套德国队的球星签名——卡恩、巴拉克，连退役的克林斯曼和清道夫马特乌斯都留下了他们的照片和签名。身为德国队的铁杆球迷，这个礼物绝对够分量。

近三十岁的栾义问忽然像个孩子似的，跳上去抱住刘静薇，狠狠地亲了她的双颊。不知道是他的兴奋还是他的吻让刘静薇整个人呆掉了，她傻傻看着他抱着那本签名集站在原地大笑，眼睛里只有他。

一个成熟的男人却能轻易展现孩童般热情的笑容，他的赤子之心足以让刘静薇目不转睛，以至忘了掩藏自己的心情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德国队？”

“啊……”刘静薇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连忙打起精神应

付他的疑问，“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无意中说起你很喜欢卡恩率领的德国队，还说这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亲临现场看他们比赛。我忽然想起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别人送的这本球星签名，我想它放在你身边一定比待在我家里享受灰尘更有价值，所以就给你送来了。”

栾义问很想高兴地接受这份礼物，可是他的理智不允许他这么做，“既然你朋友送你这份礼物，说明你一定也很喜欢这支球队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你这份心意我领了，这东西还是物归原主吧！”

他的拒绝让刘静薇的笑容慢慢从脸上退去，“栾经理，咱们合同都已经签了，我又不是拿这东西贿赂你。说白了吧！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帮我挡酒我非常感激你，也很敬佩栾经理的为人，所以才把这份礼物送给你。”

好意遭受拒绝，生性率直的刘静薇不能接受，她从栾义问手里抢下那本签名册，转身走向废纸篓，“反正这礼物我已经送出去了，既然你不肯接受，那丢到废纸篓里好了。”

说着她这就要丢，绝顶好东西眼看就要被丢进废纸篓，栾义问实在心有不甘，连忙抢过签名册抱在怀里，彻底宣告投降，“我接受！我接受还不行吗？”这小女子——性子真烈，他喜欢，“我也不能白要你的礼物，我请你吃饭吧！权当回礼。”

“有饭吃，没道理拒绝啊！”刘静薇笑着拉住他的胳膊往外拖，“栾经理，快点！快点！我都饿死了。”